

情感是写作的最大诱因

□毕飞宇

与小说有关的一些东西中,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小说的生成,或说小说创作的第一动因。人在写作时,身体里会有一些柔软的部分,这些柔软的部分一旦被触动,就会有一些调皮的东西迸发出来,这些迸发出来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一部作品。从我个人来讲,作品的产生大多来自自己身体里迸发出来的东西,它们是经验、情感和愿望。

经验是小说创作的根基。没有经验,根本就写不了。经验对小说家的价值,我觉得怎么评价都不过分。它在你迷失的时候悄悄地支撑起你的行为,那就是创作。《哺乳期的女人》的写作来自于一个细碎的小经验:与哺乳期的女同事短暂的拥抱,一股强烈的气味刺激了我。这一经验深深植根在我的心中。不久,我生病住院,躺在病床上怎么也赶不走那个拥抱,那种气味。我当时没想写作,可我想说的是,经验在这时表现出了无比可贵的价值。它在我的潜意识中已经爬进了小说创作的进度,换句话说,我自己还没意识到我要写小说的时候,经验已经告诉你你可以开始创作了。后来又结合“空镇”所见和阅读经历,当所有这些联系起来以后,几乎都没让我动脑筋,像命运安排一样,我写成了《哺乳期的女人》。

再就是情感动因。我把那种看似无用的、没有对象和没有来源的情感,放在内心,反复琢磨、考虑,让这种情感尽可能地与外部发生关系,然后形成一部作品。《青衣》就是一个非常虚拟的情感催动的作品。上世纪末的时候,我很焦虑,总有一双女人的手在我的脑子里晃动,



我必须去寻找这个情感的来源,使自己安宁下来。而当我看到一则女演员身患重病,不顾生命危险登台演出的消息时,我觉得我焦虑的心安抚了。我假设女演员的这种行为与手有关,或者说跟一个女人内心无法破解的欲望有关,而且这个欲望已经强烈到一个程度,支撑她,使她认为它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。从我个人的写作角度来讲,最多的一种小说创作的诱因是情感,它为我提供能量,提供源源不断地向下写、往下寻找的动力。我大概写了100多部作品,其中60多部最早由情感诱发,导致我进入写作。

最后是愿望。最初写《玉米》的时候,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,想写一个特别的爱情故事,尽可能地让两个人处在爱得死去活来同时又缅怀的状态。这种缅怀不是由距离带来的,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。但我把这个爱情故事摞住,永远不让他挑破,永远不让他俩有身体的关系,让他们处在思念、爱和缅怀之中。我特别想写这样一种爱情,因为我痴迷一样东西:害羞。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,是珍惜。一个人渴望得到一件东西,可是她不敢轻举妄动,她知道万一轻举妄动就会失去,所以她在情感表达上会呈现害羞的状态。我觉得害羞的状况和珍惜的状况,是我们现当代文学中缺乏的东西,尤其是我们人生当中缺少的东西,也是今天的爱情中所缺少的东西。后来这个爱情小说由于其他原因写成了时代小说,但却是我了解爱情、呈现害羞、表达珍惜的愿望诱发的。

这些都是从我身体里迸发出来的,与大家分享。

文史杂谈

讲规则的人

□刘永健

当年,孟子离开齐国,停留在休邑,公孙丑问道:“做官不受俸禄,合乎古道吗?”孟子说:“不是的。在崇邑我见到了齐王,退下来就有离去的意愿,不想改变,所以不受俸禄。随后齐国有战事,不能提出离开请求。在齐国久留并不是我的本意。”这里边就包含着这样一个规则:无功不受禄。如果孟子当时接受了俸禄,而自己又没有做什么,那么就说明他是一个不讲规则的人,而这样的人,自然不是什么君子,也不会成为什么圣人。可见,一个人只有牢记规则,他才会做正确的事,合乎真、善、美的事。

《道德经》中有言:“俗人昭昭,我独昏昏。俗人察察,我独闷闷……众人皆有以,而我独顽且鄙。我独异于人,而贵食母。”可见,得道之人之所以与世俗之人不同,就是因为前者依靠的是道,而道,就是规则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要想做一个正常的人、大写的人就必须遵守规则,并将规则深植心中。事实早已说明:古今中外,那些杰出的人物无一不是守规则的人。

由此可见,无论做事还是做人,都要把规则带在身边,就是说,规则在,我们才能更好地成事、成人。

《世说新语》中有这样的记载。当年,康僧渊在豫章时,在郊外建造了一个用来修行的住所。他独居在那里研习、讲论佛理,并且专心致志地加以体会。可是,后来很多人都来探望他,甚至来者络绎不绝,而这严重影响

了他的修行。再说,他无法忍受这种有名气的生活,于是偷偷离开了那里。而他离开那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要遵守心中的规则——不想跟名利之类的东西纠缠在一起。可见,规则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,为他保驾护航,让他继续过自己想要的淡泊生活。如果他丢失了规则,那么他就会重新回到这个俗世,继续做一个俗人。

其实,每个人都想做自己的主人,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,自己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就必须要有自己做人的规则,并且,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行。就像康僧渊一样。

显而易见,要很好地遵守、运用规则,才能让它真正发挥作用——维护真、善、美,而这也是它的真谛。宋朝庆历年间,有身边的官员犯法,罪不至死刑,可是执政大臣以其情节严重,请求杀了他,可是,唯独范仲淹不說話。退朝后,他对同僚说:“大家劝皇上在法律之外杀人,虽然一时痛快,但是不宜教皇上杀人手滑。”大家都赞同。范先生做得对,那近臣没犯死罪,就得按规则不杀他,可是,如果杀了他,这样一来,就可能会造成“教皇上杀人手滑”的后果,进而破坏一些规则。

一位诗人曾写道:“规则如冬,为你降下高洁的雪。”规则虽然像冷酷的冬天,可是,正是因为这样的苦寒,它才会为我们降下一场场高洁的雪。

经典阅读

树上有只鸟

□威廉·贝纳德

夜晚,一位父亲和他的儿子在院子里散步。儿子已大学毕业,在外地工作,好不容易回一趟家。

父子俩坐在一棵大树下,父亲指着树枝上一只鸟问:“儿子,那是什么?”

“一只乌鸦。”

“是什么?”父亲的耳朵近来有点背了,视力也开始下降。

“一只乌鸦。”儿子回答的声音比第一次大,他以为父亲刚才没听清楚。

“你说什么?”父亲又问道。

“是只乌鸦!”

“儿子,那是什么?”

“爸爸,那是只乌鸦,听到没有,是只鸟——鸦!”儿子已经变得不耐烦了。

父亲听到儿子的回答后没有说一句话。过了一会

儿,他突然站起身,慢吞吞地走进屋里。几分钟后,父亲坐回到儿子身边,手里多了一个发黄的笔记本。

儿子好奇地看着父亲翻动着本子,他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日记本,上面记载着父亲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。父亲翻到25年前的一页,然后开始读

出声来:

“今天,我带着乖儿子到院子里走了走,我俩坐下后,儿子看见树枝上停着一只鸟,问我:‘爸爸,那是什么呀?’我告诉他,那是只乌鸦。过了一会,儿子又问我那只鸟,我说那是只乌鸦……儿子反复地问那只鸟的名字,一共问了25次,每次我都耐心地重复一遍。我知道儿子很好奇,希望他能记住那只鸟的名字。”

当父亲读完这页日记后,儿子已经泪流满面了。“爸爸,我对不起您,请您原谅我吧!”父亲伸手紧紧抱住自己的儿子,布满皱纹的脸上有了一丝笑容。

大家V微语

心囚

□倪匡

●去年,在夏威夷街头,我看到一些行为艺术家在创作,作品极精彩。其中有一件,是一个人在一张大网中挣扎。看他的样子,是想从那网中挣脱。其实那张网的网眼十分稀疏,网中人完全可以一步跨出,但他却在不断挣扎,形象生动至极。我一看,标题是“心囚”。

●我恍然大悟。那张网只是在形式上将人困在其中,其实根本起不到禁锢的作用。这个人在网中拼命挣扎,他想要挣脱的,并不是外在的、有形的网,而是他心中那张无形的网——那才是将人紧紧束缚住的网。可以说,这个人不是被外在力量囚禁的犯人,而是困于自己内心的囚犯。

●在这样的情形下,除了他自己,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助他挣脱。而他努力挣扎的结果,也以失败居多。

●真正能把自己从心囚中解放出来的,大约只有两种人:一种是视网如无物,天性洒脱之人;一种是破釜沉舟,有狠劲的人。

洛滩渔帖

□刘群华

日光斜照,洛滩的杂草、蒺藜、藤蔓、老树覆盖了弯曲嵯峨的河岸。我和老张的渔舟划行于平缓的河湾,渔网银亮,碧波徐徐。清澈的江底犹见大小不一的卵石,三两条小鱼在船下倏忽而过。

此刻天高云净,水阔舟轻。老张边收网,边往舟舱里捉鱼。他只捉三四斤重的大鱼,小鱼都放回了资江。渔舟缓缓而行,百十丈开外便是湍急的洛滩滩头。我站在船头,听见资水下洛滩拥挤而喧哗的水声,峻烈的江风呼呼地刮。一只老鹰翱翔于江面的天穹,江水清亮,映照出它羽翼上的斑斓。

我曾在夜里跟老张出渔,四野混沌,江水漫无边际。我们的船头有一盏透亮的灯火,瓦数很大,足可照亮半边资江。夏夜,这盏灯会招来夹岸青山里的飞蛾和蚊虫,水下的鱼儿闻到落水蚊虫的气息,就一队一队地赶来。

那晚我们在江上,待到星斗稀疏、月光如水的时候,老张乏了,收了网,我们吃一条大鲢鱼当夜宵吧。我欣喜附和。跟老张出渔,常常可以一饱口福。资江的鱼很多,青鱼、鲤鱼、鲫鱼、白鲢、麻鲢、鳊鱼、五彩红,什么鱼都有,我尤其喜老张做的麻鲢鱼头。老张船舱里置办有一应餐具和佐料,他拎了一条六七斤重的鲢鱼,剔鳞剖肚,收拾停当。再在船舱的土灶里生火,往铁锅里倒一勺清亮的江水,等水沸腾了,才把鱼头放进去煮,煮出一团乳白的浓汤。快出锅时,再投入盐巴辣椒生姜香叶等佐料。老张吃鱼,每次还会伸手摘一把嫩水草放进鱼汤里,然后在船舱摘下一壶米酒,一人一杯,一条江天然的味道便飘散开来。

老张家捕鱼,历史可追溯到他的祖父。他父亲划的渔舟很简陋,叫毛板船,敞口船舱,四根桡橹,木料粗大,用马钉钉好粗木板而不加整修,



只在缝隙处抹些桐石灰浆防漏。船表不上桐油,船体毛糙,所以叫毛板船。毛板船远不如鳊船、摇橹船、洞驳子结实,碰上暗礁即碎裂。很多年前,老张跟他父亲出渔,毛板船朝湍急的洛滩滩头奔腾而去,这时他父亲就急了,瘦小的身子一会儿跳上船头撑竿,一会儿跳到船尾摇橹,喊着号子:鸣……嗒嗒,嗨……嗨!毛山毛树锯毛板,毛钉毛货毛板船,河水一发人上劲,四根桡橹闯江天……嗨……嗨……嗨!当毛板船闯过了险恶的洛滩滩头,老张的父亲才松了口气,心情顿时开阔,又唱道:放船出了洛滩门,咳荷!船公放了胆,咳荷!船儿定了魂。咳荷!

讲起父亲的往事,老张的眼里满是记忆中的辛酸。

今晚的江面有些闷热,不似往日清凉。老张的网下到一半,远山上的雾幔便伴着席卷的风迅速舒展。不一会,就是一

堵墙似的大雨袭来。老张披上雨衣,挺立在平阔的船头收网。

天色发暗,近处和远处都像泼了浓墨。我把灯光打开,但见老张的身影被雨丝笼罩。我说喝酒御寒吧,老张收网的速度却更快了:“哪有时间喝酒,这雨只要下上一两个钟头,上游的洪水冲下来,我的网就没了。”

网收好时已近半夜。我跟着老张下船,此刻的洛滩在雨水润泽下油光发亮。乌云洞开,月光倾泻,洒在江面上起伏、开合,像一张写满了夏天清凉的帖子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张红宇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6 935970 566666